

亞森羅蘋俠盜案

偵探名著小說

偵探小說 亞森羅蘋俠盜案

◎玉碎

一 先事警告

歇洛克福爾摩斯和他的助手華生，默坐在起居室內壁爐的兩邊。這時，天正下雨，室內十分靜寂。福爾摩斯坐在壁爐架上，拍去了烟斗裏的灰燼，重新裝滿了烟葉，燃着吐吸；一壁把外袍自衣幅，聚疊在顫動的膝上。那白濛濛的烟霧，一縷縷向天花板上升。華生兩眼中含着親愛的眼光，呆照着福爾摩斯；正像一隻小狗，蹲在旁邊瞧他主人一般。但福爾摩斯祇啣着烟斗，默默不發一言。隔了一回，華生耐不住，忽自語道：

「難道世界竟再沒有犯罪的劇盜，做出些離奇的案子來，活動活動我們腦

筋麼？像這樣過去，委實乏味極了。」

福爾摩斯依然啞人般坐着，不過那鬱鬱的烟霧，却越積越厚了。華生因爲看不出福爾摩斯思忖些什麼，就懶懶的起身來，踱到沿街的窗前，低頭對街上望去。只見那沉沉屋宇，在這傾盆大雨裏，都像酣睡似的，沒有絲毫生氣。華生看了一回，忽掏出記事簿來，把街頭馬車輛的號碼，一一的記在冊裏，做他無聊中的消遣。

這時門上斗的起了一陣叩門聲。那守門的僕人，已把纔由郵差送來的兩封信，推門交將進來。華生照着福爾摩斯讀第一封信時的愉快情形，不禁問道：「這封信中，可是有案件來求教你麼？我看你的形狀，似乎很愉快呢！」福爾摩斯一面把信授給華生，一面答道：「是的。這封信中正說起一件奇怪的案子，來委托我辦。現在你先讀這封信，諒你也高興注意罷。」

華生接過信來，朗聲讀着道：

歌洛克先生：

我素來膺服先生的神技，所以現在專誠來求你的指教。敝處近來發生

了一樁重大的盜案，須得勞先生偵查一切。倘荷應允承辦，就請駕臨敝舍。外附上關於這案的報紙數張，先生看了，就能明白這案的大概情形了。至於費用一節，悉聽尊命，請先生在附上的支票上簽着數目好了。先生們來時，請先拍電報來，以便前來迎接。

男爵倍倫克敬上

發自巴黎瑪利羅路十八號

華生讀完，福爾摩斯就說道：「我和劇盜亞森羅蘋角鬥之後，已和巴黎闊別好久了。現在這封信來，又恰在隨着沒有事的當兒，我們何不趁此機會，到巴黎去遊玩一次。我料這一件案子，總不至像前回那般棘手吧。華生！你以為如何？」

福爾摩斯說着，隨把那張支票扯做四塊。不過華生因為前一次巴黎回來後受傷的一臂，至今還沒有復原，所以他常把巴黎的人們恨入骨髓；現在聽了福爾摩斯的話，所以呆呆的不即回答。這時福爾摩斯已拏起第二封信來，忽忽讀去，只見他緊蹙了雙眉，咆哮一聲，把那信箋團成一個紙球，憤憤的擲在樓板

上。華生見他這樣，不禁詫異起來。

「這是為什麼呀？」華生真莫名其妙，只得俯身把紙球拾起，展開一看，卻沒有發信的地址和月日，但見信上的字，非常耀眼的刺入眼中：

親愛的福爾摩斯先生：

你諒也知道我素來服膺先生，尤其關懷先生的盛名的，所以現在掏我的誠意，忠告先生不要參預這件案子，否則未免於先生不利；因為我向極敬愛先生，不願先生半世英名，一旦歸於失敗。請先生應允我的誠意，不必僕僕道路了。華生博士前，請代為問候。並祝

先生康健。

你的忠誠之友亞森羅蘋上

「原來是他——這賊！」華生讀完了，不禁驚喊了起來。這時福爾摩斯把拳敲着桌子，也恨恨的說道：

「前回的事，我不是把他弄到絕地，向他追回藍寶石的麼？哼！這個惡奴委實看我像小學生一般，譏笑侮辱，無所不至，我真惱恨極了！」

「他或者是怕你，所以才寄這一封信給你吧？」

「亞森羅蘋難道是怕人的人麼？你真太不用用腦筋了。他不過把這封信來和我挑戰罷咧。」

「不過」，華生莫知所以的說：「他又怎樣知道倍倫男爵的來信呢？」

「我的老友！你怎麼說這種呆話！教我怎樣告訴你呢？」

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」

「怎麼，難道你說我不能和羅蘋角智麼？」

「不是，你自能出奇制服羅蘋。」華生只得這樣說。

福爾摩斯作色道：「你不要說這種無謂的諛話！我不過靠着構想，決斷，解剖，三種祕訣成就我的事業，從沒有在事前妄加猜測。祇有那輩蠢人纔胡亂猜測呢！」

華生臉上紅了一紅，立起身來，像小狗伸腰一般，伸了一個懶腰。他看着福爾摩斯憤憤的在室裏踱着，自己又不願學蠢人的妄加猜測，只好不再言語。一會，福爾摩斯已叫進僕人來要他去整理行篋。華生纔心裏一動，由構想而決斷，由決斷而解剖，就斷定福爾摩斯要到巴黎去了。不禁高聲叫道：

「福爾摩斯！你已決定到巴黎去麼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華生接口道：「你這一次到巴黎去，簡直是去應羅蘋的挑戰。我想不單爲應倍倫男爵的招請罷！」

「不錯。」福爾摩斯點頭道：

「那麼，我願意和你一同前往可以麼？」

福爾摩斯斗的正色道：「唉！老友，你不怕你的左臂，又要在這一回裏受傷麼？」

華生笑道：「有我和我在一起，還怕什麼危險呢？」

「好，好！你真是個可兒。」福爾摩斯也笑着說：「我們這次定要把那著名的惡魔重重的敲戒一下。華生！你趕快整理整理，我們可一同到輪埠去了。」

「你難道不要看倍倫男爵寄給的報紙麼？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看他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那麼，我可拍一個電報給倍倫男爵麼？」

「那也不必，倘打了電報，羅蘋又要知道我們的行蹤了。這次我們須守秘密。華生！你牢記着，我們到巴黎之後，須要步步細心啊。」

這天下午，他們兩人已渡過了杜佛海灣，從卡來斯車站乘火車到法京巴黎。福爾摩斯在車室裏酣睡了三個小時；這當兒華生却提起十分精神，把車門看守得十分嚴密。福爾摩斯醒時，狀很愉快，知道亞森羅蘋又要和他們做第二次的角智了。所以他不住的搓着兩手，那枯瘦的面上，也露出微笑。華生也很得意，歡呼說道：

「我們這次，定能奏着凱歌回去哩。」

這時宿雨已霽，重雲亦開，陽光放着豔麗的彩色，把那繁華冠全球的巴黎城，渲染得越形富麗。火車到了巴黎車站，福爾摩斯跳下車去，華生也忽忽拿着行篋，跟着福爾摩斯走出了月台。

「華生！今天天氣晴朗，你看這美麗的巴黎，受那陽光的煦照，簡直好似含笑來迎接我們咧。」福爾摩斯和華生走到街上時微笑着對他的老友說。

「爲什麼行人這樣多呢？福爾摩斯！」華生看見巴黎馬路上來往踴擠的人羣，好像沒有聽見福爾摩斯自諷的話。

「這樣纔好，華生！我們擠在這叢中，正好免掉人們的注意。」

他倆正這麼談着，不料忽然有一派囁囁的女子的驚聲，送進他們的耳裏來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在這裏迎接先生們哩！」

福爾摩斯斗的立定了腳，回頭看那叫他的是甚麼人時，却見是一個孌孌婷婷的陌生的女郎，跟在他的後邊。明眸皓齒，襯托着那玫瑰般的臉，嬌滴滴越顯美麗；不過那蛾眉微蹙，隱隱的像含着一些痛苦。她見福爾摩斯停步，就走近去躬敬柔聲的道：

「先生！諒必就是福爾摩斯先生了。」

福爾摩斯皺着眉，向她點了點頭。女郎便又道：

「先生果真是福爾摩斯先生麼？」

福爾摩斯聽了，有些不耐，就想管自走路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叫我有甚麼

事？」

女郎就橫身阻着福爾摩斯，更柔聲地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請你聽我的話，我知道先生們是到瑪琍羅路去的：不過這事關係很大，還請不必干涉。」

「這關你甚麼事呀？」福爾摩斯更不耐起來。

「不，先生……我請求你再聽我說……」那女郎幾乎捉着福爾摩斯的衣襟，不許他走，一面又氣噓噓的說下去：「我知道先生是到瑪琍羅路十八號的，不過你必定不要……我勸你一定不要到那裏去。你以後總可明白這事，因為我這樣的忠告先生，也有些原故；你倘使不聽我的話，去了必定要十分後悔呢。」

福爾摩斯更覺不耐，但女郎却仍很誠摯的說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懇求先生不要固執成見。唉！請先生但看我的兩眼深處，諒可見我的忠實；知道我所說的話，句句出於至誠，總可免掉先生的懷疑罷。」她說着，同時仰起頭來，那兩道明媚的秋波裏，現出極誠摯的光，瞧着他們二人。華生點頭說道：「我看這女士好像十分誠懇。」

「不錯，那麼先生們總可相信我的誠意了。」

「女士，我本信你。」華生也很誠懇的說。

女郎聽了，兩眼中霍的一亮，很愉快的接着說：「先生的話，使我十分快活。如果先生的朋友，也能相信我，那麼我心裏越發快活起來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又轉身向福爾摩斯說：「先生！請聽我的話，你們可立刻回去，這裏在二十分鐘中，就有火車開往卡來斯，先生們可乘這次火車回去。現在請快些跟我到這裏來。這時候已沒有好多耽擱了。」

她說着，就要來扯福爾摩斯的手臂，拉他一同到車站去。

「女士！請你原諒我，」福爾摩斯忙掙脫伊的手，一面忍怒說道：「須知我的辦事，無論怎樣危險，從沒有半途中止的。因此女士的誠意，我實不敢領教。」說着，不顧女郎，拔步就走。華生也只得對女郎道：「女士的誠意，我們十分心感，不過我友的脾氣，從不肯半途中止，並且他事事都有把握，也難得失敗。女士儘放心好了。」華生說完，也慌忙跑着去追福爾摩斯了。

他們走不多遠，斗見那街上一隊貧人手裏，都擎着巨大的廣告牌，那一面

刊着一行大字道：

『歌洛克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的角鬥。』

這幾個大字，映到他們眼裏，心裏都怦的一動。忙走過去看那反面的字道：

福爾摩斯和羅蘋角鬥的消息：

英國大偵探福爾摩斯，因偵探瑪利羅路盜案，已來巴黎和羅蘋角鬥了。

其中詳細情形，請看法蘭西回聲報，即能使君洞悉。

華生看完了，很覺詫異道：「福爾摩斯！我們自以爲這次的行蹤秘密極了，但照這情形看來，恐怕那警察署裏的人們，正在瑪利羅路開歡迎會，歡迎我們光臨哩。」

福爾摩斯咆哮着說道：「你怎麼還要說出這種沒意識的話？快別囉罷。」說着，就憤憤的走到那苦力身邊，像要把那廣告扯碎一般。這時那羣行人已圍集攏來，見福爾摩斯這樣，都不禁啞然笑了。福爾摩斯無奈，祇得忍氣問那苦力道：

「你們在什麼時候給人僱用的？」

苦力隨口答道：「今天早上。」

「那麼你們在什麼時候纔出巡呢？」

「還祇一小時哩。」

「廣告可是預先備着的麼？」

「先生！不錯。我們早已拿着這塊廣告牌了。」

福爾摩斯聽了，知道亞森羅蘋必已逆料他要來和他角智，所以預先備着這幕把戲，分明告訴他們，羅蘋已準備和他們戰場相見了。福爾摩斯付了一會，就挽了華生道：

「華生！我們走罷。」

這時恰有一輛街車過來，他們就跨入車中。福爾摩斯吩咐車夫說道：「送我們到瑪利羅路十八號。」他說時，那頭上的血脈一一都漲了起來，瞧他的形狀，就可知道他心裏憤恨極了。

二 初步勘驗

瑪利羅路都是富翁的別墅，從這許多富麗的建築物背後，還看得出孟散沙公園的樹木。這十八號倍倫男爵的邸第，建築得更富麗宏巍，那後面花園裏，杈枒的樹枝，常和公園裏樹木的枝幹，聯在一起。邸中住着男爵和他的夫人兒女，一家融融洩洩，度他們快樂的家庭生活。室內各種陳設，也窮極奢侈，簡直是美術家和大富豪的住宅。那大屋前，院落裏的邊廂，就是邸中僕役的住屋。福爾摩斯和華生既到了爵邸，就跨下街車。華生忙按那門外的電鈴，隔了一會，就有一個僕人開了大門，引他們經過了那個院落，到屋旁一間陳設富麗的會客室裏。二人坐定，見四周陳設，富麗華貴，實是難得的。華生就道：

「這許多陳設，真富麗極了。據我推斷，這裏的主人，年事總在五十以外，所以能夠搜集這許多珍貴的陳設。佈置上也在在都含美術趣味。這決不是一般尋常富翁所能及得到的。」

華生說到這裏，倍倫男爵已和他的夫人推門走進來了。華生見他二人進來，才知道他的推測錯誤。因為男爵夫婦正在年青，豐采溫文秀麗，穿着時髦的衣飾，益覺這對伉儷，如花如仙。男爵見了他們，忙和福爾摩斯握手，一面

又謙和的說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大名震溢全球已久了，祇以天南地北各居一方，常恨不能拜識；現得先生爲了這案，竟躬自親來指教一切，使我能夠一瞻豐采，真榮幸極了！」

他說的時候，面上現出極溫藹的笑容。華生在旁聽着男爵的談吐，心裏很是佩服法蘭西人的應酬功夫，真圓活極了。這時男爵又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們都是十分忙碌的人，那光陰當然比金錢還貴百倍。現在先生對於這案，要怎樣着手偵探，并預料有怎樣的結果呢？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男爵！我總盡我的絲薄幹去。不過，男爵要得美滿的結果，必須先把這案的起因告訴我。」

「先生！難道還不曉得案情麼？」

「不，我雖知道這案的大概情形，但詳細情形，仍要請男爵見告。這案大概概是竊案吧？」

「正是竊案。」

「這案在甚麼時候發生的呢？」

「大約在禮拜六的晚上，和禮拜日的清早時候。」

「那麼，到今天已有六天功夫了。現在請男爵快把那時的情形告訴我。」

「我在報告案情之前，待我先把我的家庭狀況奉告，好教先生有更明白一些。愚夫婦在社會上，雖有一些薄名，但我們有一種脾氣，對於俗例的應酬，很不贊成。所以有時高興，也不過約幾個朋友到舍下玩玩。平日除了裝飾屋宇，和教育兒女外，祇在每天黃昏時候，我們一家兒團聚在這屋裏，叙叙天倫樂趣，所以出外的時候，就很少了。我們在這間屋裏，裝着些珍貴飾品，因為內人常把這間做伊的起居室，不能不鋪陳一些。上禮拜六晚上，十一點鐘的時候，我就把這裏的電燈關熄了，和內人一同到臥室裏去——」

「臥室在那裏呢？」福爾摩斯插嘴問道。

「就在隔壁，那邊就是。我們臥室的門，當那禮拜日發案的早上，我起身早些，那時內人姍麗還酣臥未醒，所以我獨自走進這間室裏。見那邊昨夜關上的窗，却完全開着，心裏不禁吃了一驚——」

「那開窗的，恐怕就是你們的僕役吧？」

「不是，那天晚上，這裏的室門，是我親手關鎖好的。他們決不能走進這屋，並且我們的僕人，每天早上，不聽見我按鈴，也不敢擅入。所以那扇窗，決是被外邊人撬開的，那窗上第二方和近鍵的玻璃，已盡行撬去，並且又是從外面向內開的，更可知是外人做的了。」

福爾摩斯指着朝東的那口窗道：「就是那扇窗麼？」

「不錯，那窗外就是圍着石欄的小陽臺。先生，你總已看見那孟散沙公園背後的屋宇和樹木了。所以那賊的到這裏來，大概就假道孟散沙公園，由梯子踰了圍牆，爬上窗外陽臺的。」

「你的推測，沒有錯誤麼？」福爾摩斯這樣問他。

「因為我在發案之後，已經到園裏去偵察過了。見陽臺下面和圍牆下面，都印着兩個梯脚的小印，而那石欄上面，也有些剝損的痕跡，那明明是倚梯的痕跡了。我因為得着這些證據，才敢斷定我的理想。」男爵自以為很有把握似的說。